

公共健康倫理是一個
相對獨立的實踐倫理領域——

讀叢亞麗

《公共健康倫理思考》一文

Public Health Ethics I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Field of
Applied Ethics — A Review of
“Reflections on Public Health
Ethics” by Cong Yali

柳 雲

Liu Yun

柳 雲，河北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常務副院長；公共衛生學院教授，中國河北，郵編：050017。

Liu Yun, Professor,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Executive Vice Dean,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Hebei, China, 050017.

《中外醫學哲學》XXII:2 (2024年)：頁 127–13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2:2 (2024), pp. 127–131.

Abstract

The article raises several fundamental issues in public health ethics that merit in-depth exploration. Regarding 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ethics,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 field has a historical connection with bioethics,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public health as a part of the medical system. The field of public health ethics needs to becom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from practical ethics.

叢亞麗在其《公共健康倫理思考》一文中，提出了公共健康倫理的溯源問題。認為“公共健康倫理基礎的溯源既不是醫學倫理學，也不是生命倫理學。沒有先驗的理由認為公共衛生倫理學應該發展成為一個獨立於醫學倫理學或生命倫理的獨立話語，也沒有先驗的理由認為這幾個相關學科一定會有理論上的統一和一致性。”（叢亞麗 2024）這一問題涉及到公共健康倫理在歷史上是否與醫學倫理學、生命倫理學“同源同宗”，在理論上是否存在不可分割的邏輯關係。其實質則是公共健康倫理是否因為與醫學倫理學、生命倫理學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而性質也必然相同與否的問題。

叢文之所以提出這一問題，是因為在以往對公共健康倫理學的認識和研究中，公共健康（公共衛生）倫理學被明確地認為屬於生命倫理學範疇或演進的結果，如認為“在醫學倫理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生命倫理學有四大領域”，公共衛生倫理學也即“探討公共衛生和預防醫學中的倫理問題和行動規範，傳染病預防和控制，……其中包括衛生政策和管理的倫理學，探討的問題包括醫療衛生改革、衛生發展戰略以及衛生事業管理中的倫理問題研究”（翟曉梅、邱仁宗 2016, 12）是其中的構成部分。也有學者認為，中國已經建構了“健康倫理學”學科，但這一學科並非純粹“公共”健康意義上的，而是一種能夠彌合醫學倫理學、生命倫理學與公共健康倫理學之間矛盾的健康倫理學，因為“健康倫理

學既強調個人健康，也強調公共健康，其核心是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健康”。“從歷史脈絡來看，健康倫理學經過了醫德學、醫學倫理學、生命倫理學、健康倫理學四個發展階段。”（李恩昌、翁攀峰 2018）這兩種觀點有所不同，前一種觀點認為公共健康倫理學屬於生命倫理學的構成部分；後一種觀點認為健康倫理學是前三種學科形態歷史發展的新階段的新形態，但認為要區分“公共健康”與（社會成員的）“共同健康”。或許這些對公共（共同）健康倫理學歸屬和學科性質的認識有其各自的理由，但是至少說明，無論從歷史還是從邏輯上，公共健康倫理作為學科的屬性問題並沒有形成共識，甚至連“公共健康”和“共同健康”這樣的概念也仍然缺乏清晰界說、解釋和論證。這恰恰說明，叢文提出這一問題是有緣由和根據的，也是需要和值得討論的。因此，我們讚賞叢亞麗通過深入思考和對相關資料、文獻的發掘，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對若干公共健康倫理基本問題的討論，其實，這正是中國相關學界需要反思的問題，也即中國的生命醫學實踐倫理問題的研究和討論，到底還有多少需要在基本概念、基本理論和基本問題等層面需要深入探討和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讀叢文讓我們感受和認識到，公共健康倫理領域確有太多的基本問題需要深入探索和研究。概括叢文的基本觀點和認識邏輯，除認為若干基本概念需要進一步清晰和合理界定外，文章認為公共健康倫理的研究深度和實踐作用並不盡如人意。原因是這一研究仍然缺乏條理，領域和邊界尚不夠清晰，認識和解決現實問題的倫理框架尚未真正形成；再就是認為造成公共健康倫理研究現狀的原因是多層面的，一是對公共健康問題形而上的理性認識並沒有真正建構起來；二是仍需解決好如何認識和解決這一領域倫理問題路徑問題；三是公共健康倫理核心價值不是單一的，而是“價值群”。

從公共健康倫理的視角認識和研究公共衛生領域的問題，在生命醫學倫理學不斷呈現實踐特性並朝著這一方向發展的今天，

需要確立較之生命醫學倫理學更廣闊的視野。儘管現代醫學社會實體化的程度不斷加劇，而且關於公共衛生擬或說公共健康倫理問題的關注和初始探討，確實是被納入了生命倫理問題的認識和討論，但從生命醫學主要倫理問題系統的基本構成來看，現代生命科學和臨床技術的劃時代巨大進步直接引發和帶來的倫理問題，始終是這一系統的主體要素。公共健康領域之所以被納入其中，一方面與醫學的傳統分類方式有關，近代以來對公共衛生問題的認識和解決，很大程度上也採用了還原論認識方式和走上了生物醫學單向度發展的道路，表現這一發展趨勢的強有力的證明，就是公共衛生被納入了現代醫學範疇，生命醫學倫理學對倫理問題的關注，不能缺少基礎、臨床和公衛作為整個醫學體系的這三大醫學門類中的任何一類。因為公共衛生是“醫學”或者被“醫學”所規定，確有生命醫學倫理學不得不為之的意味。另一方面，正因為公共衛生在學科分類上忽視了其“公共健康管理”這一最重要的向度，生命醫學倫理學對這一領域的倫理審視，不能將其擴展到與社會倫理、生命政治倫理、公共管理倫理、公共政策倫理、制度倫理等也即福柯所說的“國家醫學”的層面和視野來認識和探索，其核心價值理念的確立，可能會受到生命醫學倫理原則的掣肘和視野限定。

雖然從學科形成的歷史過程來看，公共健康倫理問題最初確實是在生命醫學倫理視域內提出並加以討論的，但對這一領域的認識和研究，越發需要突破或超越生命醫學倫理的學科界限和視野範圍，完成其作為一個相對獨立學科的建構工作，對叢文所提出的該領域的若干基本問題加以深入探索，雖然任重而道遠，但這一方向不可不成為未來該領域發展的堅定選擇。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李恩昌、翁攀峰：〈健康倫理學的中國成果及意義〉，《道德與文明》，2018年，第5期：頁112-116。Li, En-chang, and Weng Pan-feng. 2018. "Chinese Achievements and Significance of Health Ethics." *Morality and Civilization*, no.5 (2018): 112-16.
- 翟曉梅、邱仁宗：《公共衛生倫理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ZHAI, Xiaomei, and Qiu Renzong. 2016. *Public Health Ethic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 叢亞麗：〈公共健康哲學思考〉，《中外醫學哲學》，2024年，第XXII卷，第2期，頁99-122。Cong Yali. "Reflections on Public Health Eth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2, no. 2 (2024): 99-122.